

生活感悟

生活是道乘法题

董国宾

父亲看似很搞笑，但生活里却满是理儿。父亲说：“生活是道乘法题。”

那天，父亲粗糙的指节在水泥袋上蹭了蹭，装回来就变成布袋掏出半截粉笔，在仓库石灰墙上写下一串算式：2×3=6，3×3=9，4×3=12。“看，换个算法就翻番。”父亲写完咧嘴笑时，门牙的豁口漏风，这句话却显得格外在理儿。

父亲总能把零散的周末变成连续的价值增量。他带我去郊外挖野菜，竹篮，装回来就变成了窗台上的盆栽；那些随手捡回的枯树枝，在他手里经过三次打磨两次浸泡，就成了我书桌上的笔筒。最神奇的是他教我用汽水瓶盖做象棋，三十二个瓶盖经过他指尖的排列组合，竟能让我们度过整整十二个下雨的午后。每个棋子上磨损的印花，都是时间乘以快乐的积。

我还小时的时候，雨天父亲接我放学时的伞永远能罩住三个人。他总能

在校门口恰好遇到没带伞的同学，那把墨绿色大伞便像蘑菇菌盖般展开来。父亲默默送过的孩子，其中有五个，后来都因这个小小的举动，成了我最要好的兄弟。我明白了，父亲的那把伞撑开的不是雨布，而是父亲念及别人的一颗用心和人之常情。

修自行车时，父亲总能把报废零件变成资源枢纽。断掉的链条在他手里拆解成钥匙圈，磨损的轮胎裁成阳台花盆的防滑垫，连生锈的辐条都弯成晾衣架的延伸臂。最神奇的是那个缺了踏板的车身，竖起来钉两块木板，竟成了我用了六年的书架。这些看似报废的金属，经父亲重组后产生的使用价值，远超它们作为破旧零件本身的价值。父亲修理旧物的手艺藏着点石成金的秘密。那个缺角的陶瓷碗，经他用金粉修补后成了茶台上的艺术品。这些物件在父亲眼中从来不是1+1=2的加法，而是每次改造都让价值呈几何倍数增长。

晚饭后的散步也变成了父亲生活中的乘法。父亲坚持走的每条新路线，都让附近小店的老板渐渐变成了知己。那些看似随意的闲聊，累积成修锁匠的电话、水果摊的优质供应和代收快递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的方便。几年后我才看懂，父亲每天多绕的五百步，早已连本带利地兑换成整个社区的和睦关系网络，连巷口的流浪猫都认得他脚步声的频率。父亲的这种乘法式生活，经常给邻里带来诸多便利和益处。

冬天风景褪去苍凉，春天开始回暖的时候，父亲裹着那件褪了色的棉袄，沿着堤岸慢慢走着。父亲旧棉袄的口袋里，装着 he 准备好的野花种子。这些种子有些是父亲去年秋天从枯萎的花朵上收集的，有些是邻居们送来的。每当看到裸露的黄土，父亲就会停下脚步，从口袋掏出适合的种子，像一位老园丁般细心播撒。这个简单的习惯在不知不觉间产生了乘法效应。

温暖的春天里，起初只是零星几朵野花点缀堤岸，渐渐地大片河堤变成一条五彩斑斓的花带。散步的人们开始驻足欣赏，孩子们在花丛中认识自然，连河道管理处都采纳了父亲这种生态固堤的方法。

父亲的生活乘法也有“算错”的时候。听见邻居王叔咳嗽不止时，父亲说恰好多熬了一碗冰糖雪梨。给独居的李奶奶送去疼药时，父亲坚称是医院多开的。父亲给辛勤的李老师送去了自制辣酱，非要强调“辣酱放坏了不吃浪费”。记得去年冬天，父亲特意绕远路送发烧的快递小哥去医院，却说是顺路去那边修自行车。父亲的生活乘法公式里，连“错误”都带着温度。

父亲总说生活是道乘法题。他坐在院子里若有所思时，阔大的梧桐叶正把阳光切成碎金，落在水泥地坪晒着的辣椒上，红艳艳地铺成乘法表里的等号线。



晒秋 傅岱海 摄

凡尘一瞥

揉进秋风里的温柔

黎月香

院里的老柿树又红了梢头，母亲照例挑了个晴日，搬出那口用了多年的陶盆。秋风从山坳口溜进来，先是掀动了晾衣绳上的旧床单，又顽皮地钻过母亲花白的鬓发，最后打了个旋儿，安静地伏在装满柿子的竹匾里。

母亲的双手浸过凉水，轻轻捧起一枚褪去外衣的柿子。那柿子黄澄澄的，像裹着一层光。她的拇指与其余四指合拢，力道分寸极准，沿着果身缓缓揉捏。这动作我看了二十多年，从她满头青丝看到鬓角染霜。

“要揉得匀，又不能急。”母亲说话时，手上的动作不停，“你看，这秋风凉飕飕的，得把它揉进果肉里去，往后吃起来才有秋天的味。”

我起初笑她说得玄乎。可她当真做得仔细，每一个柿子都要在掌心转上几十个来回。指尖的力度透过薄薄的果皮，让坚硬的果肉渐渐变得柔软顺从。有时她会停下来，把柿子举到耳边轻轻摇晃，听里面果核松动的声音。这是独属于她的验收仪式。

秋风一阵紧过一阵，母亲坐在小马扎上，身子微

微前倾，构成一个守护的姿势。她的围裙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塌下去。阳光掠过她手背上新起的斑，那光斑也如一枚熟透的柿子，安静地停在那里。看着她专注的神情，那揉捏着的，又何止是柿子呢。

晾晒的日子，柿饼在屋檐下排成整齐的队伍。母亲每天都要去揉一遍，她说这是“收官”，让秋风最后再渗透些。她的手指记得每一个柿子的状态，哪个需要多揉几下，哪个已经足够柔软。这手艺活像绣花，急不得，躁不得。

等到柿饼渐渐蒙上白霜，母亲会挑出最饱满的几个装进白瓷盘。今年秋天我又站在老柿树下，学着母亲的样子揉柿子。可我的力道不是太重就是太轻，终究揉不出她那般的温柔。母亲笑着说：“你不只是揉柿子，是在揉时光呢。”

咬开柿饼的瞬间，甜糯的果肉在唇齿间化开，居然真的尝到秋风的清爽。那穿透果肉的甜里，藏着风的凉意，阳光的暖香，还有她手指反反复复摩挲留下的温度。萧瑟秋风今又是，却早被母亲的手掌心，捂成了人间至味。原来最深的温柔，从来都是这样代代相传。

岁月留痕

奶奶的桂花树

张雪晴

院角的桂花，这几日忽然就盛满了枝头。

那株桂树是奶奶刚搬入新家亲手栽的，如今树干已粗得需两人合抱。树冠如云，花开得密密匝匝，阳光透过，每一簇都像是被秋光浸透的金玉。

小时候我最喜欢跟在奶奶身后去拾桂花，她蹑着小步，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竹篾，带着我来到院子的桂花树下，用细长的竹竿轻轻敲打树枝。

“要趁露水未干时，”她一边敲打，一边絮絮地说，“这时的花，香气是锁得最牢的。”她的动作果断利落，手腕起落间，一场金黄色的花雨便簌簌而下，沉甸甸的，溢着光的芬芳拂过奶奶的面颊，成为眉眼间盛开的花。

我们蹲在一旁，将落入地上的花粒细细拣选，剔去微卷的叶片和过细的梗。我们将拣净的花，一部分用细盐“杀”出苦水，沥干了，准备与上好的冰糖一层层铺进宽口的玻璃罐里。

剩下的桂花，奶奶为我做一碗桂花酒酿汤圆，便是从这时开始，我独爱上那些甜腻的汤圆。

晌午的时候，隔着木板房，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奶奶和爷爷的互相犍嘴：“让你多给点水，你看看粘稠了吧……”“老了，手不听使唤咯……”

石磨有节奏的声音和爷爷奶奶的低声细语，时远时近，唤醒了午觉未醒的我，顺着厨房酒酿的味道，我迷迷糊糊地从房间跑出来，追问什么时候好，可给我饿坏了。

五彩地絮语

用时间酿酒，让余味成花

崔娅娜

深夜十点，我敲完最后一行字，像把刚出锅的馒头盛在竹蔑筛子上——热气腾腾，却寡淡无味。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写作到底是为了填满屏幕，还是为了酿出能醉人的酒？

我告诉自己，如果想写出有味道的作品，就得把写作当做“酿酒”。拿葡萄酒来说，葡萄摘下来，得经过洗净、晾干、压碎、发酵、静置、澄清，再交给日子慢慢沉淀，才得一口醇厚的甘廿。

文字亦如此。初学写作那阵，我总急着把文章“灌”出来，一天两三篇，看似热闹，却寡淡如水。后来才懂，好文字需要“闷”——闷在生活里，闷在思考中，闷到初见的天真发酵成透彻的明白。

想酿好酒，先榨出汁。我学到的第一个榨法，是“追问”。给选题挖沟，让问题像水一样一坎一坎往下流。年轻人为何焦虑？因为卷。为何卷？想买房。为何买房才算幸福？因为父母、同事、朋友圈都说“扎根大城市才是成功”。为何我们信？因为从小到大，分数、排名、奖状全是外界给的，我们没学会给自己打分。

一路追下去，葡萄被碾碎，酸涩的汁水顺着心口流出来：原来很多人不是为自己活，而是活成别人眼里的“合格”。当这个“底”被榨出，文章就有了酒心。

榨完的汁不能直接喝，得先静置。写作里的“静置”是输入。我给自己定了两条小规矩：每天读二十页非专业的书，把别人的脑子请进来做客；每天记录三件“小惊动”，或电影台词，或亲朋对话，或风吹树叶的弧度。

这些碎屑像酒里的酵母，慢慢让味道发酵。静置期看似停，实则暗潮汹涌。

奶奶就嗔怪地戳戳我的额头，笑着说：“等等，小馋猫儿”。我搬着小凳子坐在一旁，看奶奶娴熟地将面粉与水搅拌均匀，接着将它搓成一根长长的条，用手将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精巧地搓成一颗颗小巧的汤圆，将它们摆放在竹篾上，上面再撒上一层干粉。一旁的爷爷将新鲜的桂花洗净后放入碗里，接着取出糯米洗净放入锅中煮熟。

煮好后，他将糯米倒入脸盆中，让它凉透。

随后，爷爷拿出酒曲，用擀面杖将其捣碎，然后将桂花与酒曲一起撒在糯米饭上，加入了一些凉开水，轻轻地拌匀，装入盆中。在糯米饭的中间掏一个小窝，用来盛放酒，盖上竹篾还用厚的棉袄盖在上面。我吞咽着口水，催促着奶奶快点下汤圆。

碗中的汤圆，在阳光下氤氲荡漾，几点桂花浮在上面，一滴滴淡黄的酒酿，直流到我稚嫩的心里，撒些糖，放些甜酒，香气扑鼻的样子，让我都闻醉了。

现在每遇桂花飘香季节，常会思念着舌尖上的留香，那久久萦绕在心尖的味道。院子里的桂花绽放的依旧明艳若霞，却不似从前那般热烈亲切，那缕芳香只能留在记忆里反复回味。

桂花纷纷洒落时，回忆也在细数一圈圈年轮的过程中渐渐苍老，有些味道，一旦成为牵挂，就再也回不去了。恍惚间，我仿佛又看见奶奶那双浑浊的眼睛，她含着泪说：“以后，再也不能给你做桂花酿汤圆了……”

世间万象

揉面知人生

朱明坤

每逢腊月廿八，母亲必揉面蒸馒头。面粉如雪倾盆，酵母似雨洒落，中间刨个坑，清水徐徐注入。这便是我最早见识的天地造化，黄土成泥，白粉成团，皆是加水揉搓的功夫。

母亲揉面最见功力。先五指搅动成絮，再掌心按压成团。太干时加水如添寿，须细细缀补；过湿时撒粉似补阙，要轻轻点化。总说：“面知冷暖人心知，揉到头自然光亮。”

我看那面团劲劲时的变化。初时散漫如沙，渐次粘连成体。母亲手腕发力，面团在案板摔打出节奏，时而折叠似叠被，时而旋转似磨盘。有时面裂如龟背，她蘸点水抹平；有时粘手似胶漆，便拍些薄粉化解。这般调理，竟似老吏断狱。

想起自己职场挫折。那年方案被否七次，愤然欲辞。母亲隔夜送来馒头，指着裂口说：“你看这纹，是揉面时劲大了些。煮熟反倒开花，甜味都从这儿溢出来。”果然，那带裂痕的馒头格外香甜。

真正妙在醒面时辰。揉透的面团要卧进盆里，盖着湿布暗自发酵。看似静默无声，内里却千丝万缕地生长。像人经历磨难后，总需时日消化。苏轼被贬黄州时作《寒食帖》，墨迹狼藉处，何尝不是种心灵的醒发。上笼蒸制尤见真章。武火催开蒸汽，白雾弥漫中，面团蜕变成馒头。母亲揭锅时总念：“蒸破的馒头笑开口。”那些微微裂开的，往往是最松软。恰如人心，稍有缝隙方能容物。

后来我也学揉面。初时笨手笨脚，面团结块如砾石。母亲示范：“力度要透进去，又不可伤它筋骨。”忽然悟得这恰似育人，紧慢皆需度，刚柔俱要济。《道德经》说“柔弱胜刚强”，面团的柔韧便是明证。

如今每揉面，便觉是在调理人生。干湿恰如得失，揉压好比磨砺。太顺遂时反侧心虚，怕像未揉透的面团，蒸出来硬如石子；遇挫折时却踏实，知道正在发酵增值。

妻子笑我揉面如参禅。其实哪用刻意修行，生活本就日日揉面。和孩子怄气是加水，被工作所困是撒粉，关键都在揉搓的功夫。揉到位了，蒸出的馒头自带麦香；揉不够时，再好的面粉也蒸不出精神。

母亲今年手劲不如前，揉面改由我主打。她坐镇指挥：“那处还欠些火候”“这角需再加把劲”。阳光照进厨房，面粉金尘般飞舞，恍惚见她年轻时揉面的背影，原来人生这场揉面，本就是代代相传的手艺。

馒头出锅时，小儿抢着戳弄。雪白面团弹回原状，留下浅坑渐渐平复。母亲点头：“这面成了。”掰开内里千丝万缕，热气腾出岁月醇香。

原来生命真如面团，须经历揉搓方显价值。裂痕终会化作花纹，压力都化作了结实的纹理。蒸腾之间，平凡食材升华成温饱，寻常岁月揉搓出光华。

世间至理，原在厨房案板之上。

凡人心迹

好心情

徐满元

曾有同事满怀羡慕地问我：“徐老师，看你每天笑容满面，难道是好事连连？”我仍是笑而不言，答案却已不言而喻——尽量给每个日子都穿上用常洗勤换的好心情布料制作而成的多彩服饰，即使是平平常常的日子，也同样会光彩照人。

身处红尘滚滚之俗世，谁能没有七情六欲？关键是当欲望暂时得不到满足时，就要像砍去多余的树枝以利于树向高处生长一样，快刀斩乱麻似地斩去过多的欲望，只留下维系生存意念，正如给树留下不可或缺的根本一样。生命之母在生活的洋面上远航，所有的坎坎坷坷都会化为波峰浪谷来挑战你的极限。若整天愁眉苦脸，便是上了乌云与风雨的当。相反，凡事想开点，让所有烦恼与忧愁都因蹉不过睡眠这条河，而永远被隔离在昨天。随着旭日的升起，好心情便阳光般洒满心田，新的一天左手挽着快乐、右手

拉着充实，微笑着向你款款走来。

果真如此度过每一天，四季都会不断为你尽情上演多姿多彩的剧目。

春天，好心情是一缕缕“吹面不寒杨柳风”，将你小草一般吹绿、花朵一般吹开，幸福的蜂蝶请自来；夏天，好心情是一树树浓荫，让你远离似火骄阳的伤害，还有一树树蝉鸣将你的寂寞冲淡；秋天，好心情是天高云淡下的满山红叶，将霜露的侵扰乃至伤害巧妙地化作红晕满腮，尽情地向世人展示着独有的风采；冬天，好心情是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丝丝暖阳，让你在“错把寒冬当阳春”的亦真亦幻的妙境中，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与严寒擦肩而过。

就我个人而言，好心情似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深深扎根于我的每一个小时。慢慢地，便真的有了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味道。如偶玩棋

牌，自然有输有赢。于是乎，有玩友开玩笑说：“你不想报那天的一箭之仇吗？”我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年龄大了，放眼望去，芸芸众生，都是朋友，没有敌人。”显然，我说的是心里话。年近花甲，豁然开朗——如果说得与失恰似双腿与双手，只有相互协调，才能行动自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那么名与利就像脚镣与手铐，总让过分追求者身陷桎梏，失去自由。而由此带来的患得患失则更会像棒打鸳鸯一样将好心情驱赶得无影无踪。难怪有对联云：“若不撒开终是苦，各自捺住即成名。”生活的天空不可能总是一碧万顷，阳光灿烂。偶有雾霾也在意料和情理之中，但只要有一副好心情的防毒面具，就会顺利迎来云开日出。

人人都渴望生活得幸福。可幸福不是无花果，它要在好心情的鲜花盛开后，才能最终修成幸福的正果。甚至，好心情本身就是幸福的代名词，至

少也是近义词。而好心情的花朵只能盛开在良好心态的沃土之上。若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好心情也就像无枝可栖的鸟儿，飞久了、飞累了，就会坠亡。或曰：若将好心情比喻成一挂响亮的引子，一个浅浅的微笑即可将其于瞬间点燃。炸开的便是一个个幸福四溅的日子。

在好心情眼里，幸福不过是：“一束扑到怀里撒娇的冬阳/一首给灵魂画龙点睛的小诗/一篇携情丝、快乐私奔的美文/一叶载着见识云游四方的书本的扁舟/一道绽放自桃李的顿悟的眼神/一条上钩后仍劲舞不已的鱼儿/一朵挟想象驰骋天空的白云/一片与耳目一见钟情的风景/一句把温暖赐予心窝的话语/一盏将家变成黑夜的补丁的灯火/一股推倒名利砌成的围墙的勇气/一份据平淡为已有的智慧……”(拙诗《幸福》)



时间

陆士德

摄